



60军巨大牺牲 为数十万大军撤退赢得时间

滇军第60军从1938年4月21日赶赴台儿庄布防，至5月14日撤出阵地，在该地区与日军作战历时近1个月，参加的主要战斗包括陈瓦房遭遇战，五圣堂、蒲汪一线争夺战和禹王山阻击战，先后历经大小数十次作战，坚守住了阵地，把日军阻击在台儿庄东面近1月之久，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，对鲁南战局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。并且通过自己的作战行动，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友军，掩护了主力部队的转移，为数十万大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。

此役是滇军北上抗日第一役，也是最悲壮的一役。特别是禹王山阻击战，打出了滇军的血性，堪称滇军战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张振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昭通市博物馆提供



台儿庄战场上的60军



台儿庄战役中受伤的官兵

“以血肉之躯与敌之机械化部队奋斗”

从地图上来看，禹王山的战略地位非常清晰。禹王山位于运河东岸、台儿庄东南方向，东北是湖山、窝山，北面是邢家楼、五圣堂，俯瞰我军全部阵地，地形极为重要。敌人占据它，便可控制大运河，向东可由纵深切断陇海路，直取徐州，使我军300里防线虚设；向西则可以居高临下沿东侧一路摧毁我台儿庄防线。毫无疑问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

在25天的阻击战中，最惨烈的激战有十几天，整个禹王山一线阻击战，滇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阵亡

将士13869人，受伤近5000人。第60军官兵浴血奋战，始终未能让日军越过禹王山一步，有效配合了徐州会战的全局。

滇军的表现为人称道。领导第60军的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曾电贺：“贵军此次在台儿庄仓卒遇敌主力于大平原中，以血肉之躯与敌之机械化部队奋斗，前仆后继，奋战八昼夜，初不以伤亡甚众稍形气馁，不仅使台儿庄固若磐石，抑且使战局转危为安，忠勇奋发，足资楷模，惟残寇犹作困兽之斗，尚

望激励所部，继续努力，完成聚歼大计是所至盼。”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传令嘉奖，蒋介石曾特拍电，称“贵部英勇战斗，嘉慰良深。查敌困苦缺食，较我为甚。盼鼓舞所部，继续努力，压倒倭寇，以扬国威。”国民党中央社汉口4月26日电称：“台儿庄北各村战事迄今甚激烈……台儿庄胜利后二次血战已开展五日，敌迂回偷越运河之企图，至此已为我军粉碎，我最高当局以此战役意义重大，特别向该部(60军)传令嘉奖。”

扰乱日军视线 数十万中国军队安全撤出日军包围圈

撤退最能体现一支部队的战术素养。南京保卫战前车之鉴未远，许多人对徐州战场上的部队命运异常担忧。然而，这次的撤退(国民党军称之为转进)效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。

如果说，徐州会战第一阶段打出了台儿庄大捷的佳绩，那么，第二阶段则是创造了一个数十万军队安全撤出日军包围圈的奇迹。

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有如下评论：我五六十万大军，离心退却，竟没有一个师遭敌人歼灭，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，都如入无人之境，事后安全而归。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，然而地广兵稀，到处都是空隙。我在国内作战，有人民协助，化整为零，随时可以安全脱险。徐州大突围是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。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，为后来长江一带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，对后来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。

日本军史专家伊藤正德则认为：“中国军的退却，实在巧妙，日军即或发现踪迹，在麦田中亦无法追及……中国军不但轻装，而且善走，同时所着服装与一般民众无异，故纵不及退却，亦可冒充一般民众，欲捕捉几不可能……况彼等之退却与一般大部队之退却方式不同，一若蜘蛛之子，由四面八方各自分散，嗣在指定之安全地区集结……而且日军兵力仅五分之一，故对退却迅速之中国军，只能产生一折程度之打击而已。”

此次安全撤退，除了李宗仁精

心策划、周密部署外，包括第60军在内的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首当其功。正是有了他们在外线的坚守和伴动，扰乱了日军的视线，使其战略判断错误，才使得大批精锐之师安全后撤，为以后的武汉会战提供了条件。

第60军撤退时，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。在接到向南撤退的命令后，考虑到平汉线周家口东北津浦线固镇以南数百里广大地区内，到处都有敌人重兵防守；加上官兵都是云南老乡，人地不熟，语言隔膜，不论行军作战，只利于集结，不利于分散，而且大家也不愿意分散，所以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撤退，利用原有建制，发挥集体力量，由一个方面突围才有生路，否则就会全军瓦解。60军就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坚决一致行动的。

首先是整编部队。182师、183师各缩编为1个团，184师编为3个团。各师编余军官，合并为一个军官大队，归军部直接指挥。为了行动敏捷，官兵一律轻装，除携带武器、弹药、干粮及每人两套衣服一条灰毡外，其余公私物品一律销毁，不准携带。其次是合理编组。将全军行进时的队伍编为前进纵队(主力尚存的184师的3个团)、中央纵队、后卫纵队(182师、183师各缩编的1个团)、3个纵队依序前进。在整个撤退过程中，上下团结一致，各级干部分工负责，确实掌握部队，沉着应付，沿途一面战斗，一面撤退。白天不能行动，就改在夜间，选择敌人的空隙处突破，终于顺利突出重围，撤退过程中全军损失极小。

滇军为什么能守住禹王山

第60军此役虽是惨胜，自身付出了极大代价，但达到了预定的战役设想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五个因素：

1 全军防御部署精当合理。虽进入战场时打了几场与日军的遭遇战，但是自4月27日后，第60军阵地基本部署妥当，形成了以禹王山为中心，由东庄、火石埠、李家圩、禹王山、枣庄营及其以东的第一道防线和赵村、赵家渡口、古梁王城、房庄、胜阳山、亘加河西岸之线的第二道防线，两线之间尚有一部分中间阵地，左右两翼又有台儿庄、西黄石山两个有力据点为依托的全军主阵地。在持续近1个月的防御战斗中，这一阵地带的合理配置、互为依托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 滇军武器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。龙云在抗战前就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，配给60军的就有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山炮、法国的哈奇克斯气冷式高射机枪等，每个连队有3挺重机枪、6挺轻机枪、3门迫击炮、4个掷弹筒、63支步枪、20支手枪，每人一顶法式钢盔，堪称中国战场上最先进的武器。德国的军事顾问评价“卢汉率领的滇军是中国最精锐、最有力的部队！”因此，在与日军的交锋中，不考虑空军等因素，滇军的炮兵、重武器等火力配置并不输于日军。

3 指挥将领作战经验丰富。禹王山是184师的主阵地，师长张冲进入防线后先查地形，见禹王山只是300多米高的一座小石山，防守不易，于是立即向军部先后索来两万条麻袋，装满沙子堆积胸墙。此举对奋战20个昼夜，打退敌军百次的进攻，使阵地固若金汤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84师还掌握了敌军的用兵规律，每次待敌兵临近我阵地前沿才让战士出掩蔽部，用迫击炮、轻重机枪齐射杀伤敌兵，临到剩敌兵冲来需拼刺刀时，才令战士冲出战壕。张冲师长作战经验丰富，战场观察有独到之处。4月29日，从前线传来日军要撤退的消息。张冲从掩蔽部到最前沿查看，果然见敌军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敌阵地开来开去。战士们嚷着敌军后撤了，但张冲师长和随行人员认真观察后，反而是让大家赶快加固工事，准备打大仗。果然，进入5月，敌军仍然持续向禹王山展开猛攻。

4 滇军官兵誓死抗日的战斗精神。滇军侧翼于学仲部，深知60军作战艰苦情况，曾说：“云南军在鲁南之战抵抗不久，伤亡之大，实为罕睹。”战斗中，日军成吨的炸弹投放战场，滇军官兵则誓与禹王山共存亡。敌我肉搏的场景极其壮烈，日军丢在阵地前沿的尸体比比皆是。虎将王秉璋用刺刀挑死了10多个日军后，自己也前胸中弹，但是硬撑着走到张冲师长面前请其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。因为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，前面有刀剑伤者，奖；背后有刀剑伤者，刀砍其背；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，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，谁给老祖宗丢脸，军法不饶！”

5 颇具创新的军内通讯方式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军常窃听中国的军用电话，了解我军的作战部署和方针指令。为了保持军事秘密，畅行指挥，不知是谁的发明，第60军军部下令，把通讯营、连、排的电话员，全部换成白族的。凡是下达命令、上报的报告，统统译成白语通话，日军的窃听人员分明听了电话却不知道是哪国语言，听不懂，也找不到翻译。因此第60军上下联络时再也不怕日军窃听了，这也为禹王山战斗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。



1938年5月，“禹王山”三字频繁见诸报端，这是7日《大公报》的报道。现代快报记者 乐媛 翻拍